

饥饿会赶在新冠病毒之前杀死我们：新闻稿39（2020）



Baasanjav Chojiljav (蒙古), 《承诺》，2018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0年4月，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宣布大流行的一个月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警告说，“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到2020年底，世界各地处于严重饥饿中的人口数将会翻倍。由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FAO)和欧盟组成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疫情将使得粮食不安全程度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报道都没有荣登报纸的头版。鲜少有人指出, 实际上这并不是是一场粮食生产**危机**,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每个人, 其实这是一场由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危机。但这一真相却很少被人提及。这场危机, 即大范围的饥饿本应该引起每个国家的注意, 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一些**国家**, 如中国、越南、古巴和委内瑞拉, 其余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措施被采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粮食计划, 以防止类似饥荒的情况发生(正如粮农组织5月份**警告**的那样)。

大流行已经过去6个月了, 饥饿问题仍然在眉睫。9月, 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就这场不断加剧的危机发布了一份新**报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说, 在世界许多地区, 特别是布基纳法索、南苏丹和也门, “饥荒正在逼近”。据估计, 现在地球上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与饥饿作斗争, 但没有人应该饿着肚子入睡。



Shaima al-Tamimi (也门), 《如此近却又如此远》, 2019

也门深陷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得到西方和武器制造商的全力支持)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饱受战争摧残的也门与饥荒和沙漠蝗虫搏斗过, 现在又要和肆虐的疫情作抗争。在屈冬玉做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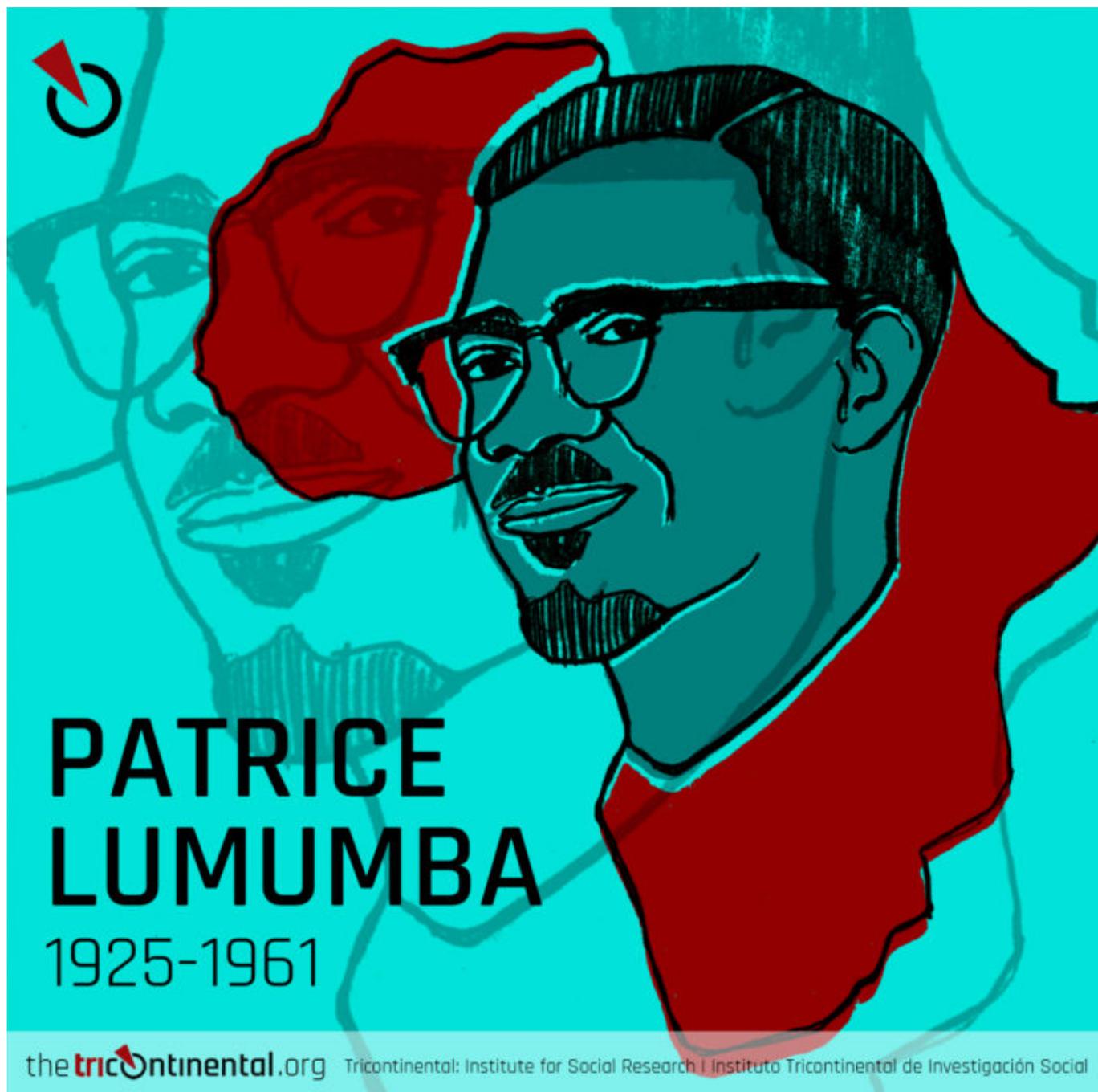
些评论的两天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请求结束对也门的战争。古特雷斯说，战争“摧毁了该国的卫生设施”，导致也门无法应对国内近百万例新冠肺炎的病例。他说，这场战争“摧毁了数千万也门人的生活”。

重点是，2015年沙特和阿联酋战争开始之前，也门的人口只有2800万，这也就是说“数千万”意味着也门几乎所有的人口。一份新的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拿大、法国、伊朗、英国和美国继续通过出售武器来加剧这一冲突。关注的焦点应该在于，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及西方军火商施压，要求他们结束这场针对也门人民的战争。这是一场给也门带来饥饿的战争。



Tshibumba Kanda-Matulu (刚果民主共和国), *Simba Bulaya* (《欧洲的狮子》), 1973

同样，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正在进行的战争也没有引起全球大众的关注。导致这场战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该国存在不可估量的资源(如钴、钶钽铁矿、铜、钻石、黄金、石油和铀)。截至2019年12月，战争、经济困境和暴雨已使2180万人(该国总人口为8400万)陷入严重饥饿。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这一情况又进一步恶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社会指标非常糟糕：72%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95%的人口得不到电力供给。这仅仅是两个数字，或许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估值高达24万亿美元。这些财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流向刚果人民。



1960年6月30日，当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脱离比利时独立时，他说：“刚果的独立是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决定性一步”，新政府将“为国家服务”。这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大陆的希望所在；但是卢蒙巴在1961年1月17日被帝国主义集团暗杀，国家被移交给了西方跨国公司。在他去世之前，卢蒙巴写了一首诗，诗中仍留存着一份希望：

让炙热无情的正午骄阳

燃烧掉你的悲伤吧！
不熄的烈日会蒸干
父亲和祖父们淌下的眼泪
他们曾在这片悲恸的田野上被蹂躏致死。

在大流行期间，尼日利亚北部的饥饿人口**增加了73%**，索马里增加了67%，苏丹增加了64%(该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目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所以有时希望依然渺茫。与此同时，在意为“正直人民的土地”的布基纳法索，严重饥饿的病例增加了300%。从1983年起，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领导了布基纳法索四年时间，他的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以保证那些在此工作的人能够获得土地，并启动了植树和灌溉项目，以提高生产率和防治荒漠化。1984年政府通过了一项土地改革法后，桑卡拉前往迪布古(Diébouyou)，在那里他曾向农民集会发表过讲话，承诺“改善我们的土地，和平耕种。人们坐在客厅里投机买卖土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87年桑卡拉惨遭暗杀，这所有的一切也就此止步。

肆虐这些国家的饥荒不是由于资源的匮乏。刚果民主共和国有8000万**英亩**可耕地，如果以农业生态方式种植粮食作物，可以养活20亿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只使用了可耕地中的10%。与此同时，该国每年在食品进口上花费15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用于投资农业部门，农业领域的主要工作是由妇女自耕农(她们**拥有的**耕地不到3%)完成的。农工和农民权力的缺乏导致了一种不平衡的体系：少数农业企业集团能够享有特权，而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则享受不到这些权益。



Parmar (印度), 《动乱》, 1965-1975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印度。在议会上院，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极右翼政府通过口头表决（译者注：立法机构中由参加表决者呼喊“同意”或“不同意”，根据呼声音量强弱来决定问题）通过了三项农业法案，其表示赞同的一方叫喊的音量最高，然而又不允许对这些法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论。《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The Farmers' Produce Trade and Commerce (Promotion and Facilitation) Bill, 2020）、《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The Farmers (Empowerment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 of Price Assurance and Farm Services Bill, 2020）以及《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The Essential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2020），这些法案的名字似乎在说，其倾向于利及小规模农户，但是他们之后实施的政策却是偏向农商一方的。这些法案将整个农业体系交到“贸易商”，也就是大公司的手中，将由他们制定价格和数量的条款。由于缺乏政府的干预，家庭农场只能任由大公司摆布，而大公司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受控制。这将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必将进一步加剧印度小农和农工的贫困程度。

随着饥饿程度的加剧，那些在土地里耕作的人民所受到的攻击也愈加强烈。难怪印度各地的农民和农工都说，饥饿会赶在新冠病毒之前杀死他们。这是巴西农民和农工所熟悉的口号，正如我们在**汇编27**——《巴西的大众土地改革和土地斗争》中所讲述的一样，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要通过斗争将民主带到这片土地上。正如桑卡拉的布基纳法索，勇敢的巴西无地农民有自己的项目：他们将在曾经被农业毒素渗透的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开发未开垦的土地，然后通过农业生态实践的方式进行耕种，并“为整个国家的新愿景提出一个广泛的需求”。

热忱的，Vijay。



I am Tricontinental:

Nontobeko Hlela, researcher. Johannesburg Office.

I am interested in global geopolitics, the state form in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and strategies to build socially responsive states in Africa. I manage the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process for the work of the South African office, and work on edits for the dossiers that we have recently published like the Politic of Blood: Repression in South Africa. Currently I am editing the Energy Crisis in South Africa Working Document, the Wamba paper, and working on a booklet on Jabu Ndlovu a woman trade unionist who was assassinated in the violence in the dying days of apartheid.

我对全球地缘政治、非洲国家形态、非洲区域一体化以及在非洲建立社会响应型国家的战略很感兴趣。我负责南非办公室的工作规划及工作流程监督，同时对一系列的汇编进行编辑。我们最近发表的一份汇编是：《流血的政治：在南非的镇压》。目前我在编辑南非工作文件中的一份关于能源危机的文章，以及介绍万巴（Wamba）教授的文章。此外我正在编写一份书册，讲述一位名叫Jabu Ndlovu的女性工团主义者的故事，她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暴力中惨遭暗杀。